

印公導師百歲嵩壽感言

宏印

今年屆逢印公導師百歲嵩壽之慶，籌備單位邀我寫篇感言的短文，巧遇筆者住院療疾初癒，未便做長文寫作，僅略抒幾點感想，作為我對印公老人家百歲嵩壽的獻曝之言。

印公的成就，大家都一致認為他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其學術思想的業績，以華文佛教文獻領域而言，實難有人能出其右。這就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先生的感嘆：以西洋哲學史而言，生於德國哲學家康德之後的人，如欲理解西方哲學近代思想，您不能不讀康德的著作，否則無法深入一窺西方哲學之堂奧！我個人也覺得以中國佛教思想史而言，生於印順導師之後的學者，您不能不讀印順導師的著作，否則無法全窺佛教思想史的全貌。

印公的學術思想成就，學界論述者多矣！於此，我想從另一角度的觀察及記憶，敘述一些心得看法，供修學佛法者，領略高僧的風範行儀。

筆者自民國六十一年夏入住慧日講堂之後，迄今已歷三十二年，每年或多或少，總有機會親近印公導師本人，在我的印象中，印公於言談之間不論討論任何問題皆不曾提到：「你的問題，應該看看我的哪些寫作或是哪一本書。」其謙懷自牧若此！客觀無執，無我無求，實為少見。而其人格的修持，從其著作中及言談中，更不曾提及個人修持的任何「證量」話題。猶記得八十七年時我因為有感於一般佛教界沒有深入印公思想及其著作，喜歡批評印公為一學者，言下之意，印公沒有證量，談不上高僧，其大量寫作，只是作為一個學者則可。因此，勸呂勝強居士編輯印公的「止觀開示集錄」，書名為《妙雲華雨的禪思》。出版定稿之前，我們再次到台中華雨精舍造訪導師，請示其核准意見，印公老人只是淡淡的說：「辛苦您們了，書中的這些資料及意見，都是經論中原來就有的，我哪裡有修行？讓您們這麼辛勞編輯出書，

謝謝大家。」我在場聽了此一席話，感動的幾乎掉下眼淚，心中難以名狀。

民國六十六年秋季，我因為多年來常常為大專佛學社演講，引來大學生的互動頻繁，帶給講堂某些的不便，因此想離開慧日講堂，以減去一些不必要的困擾。當時印公曾派其高足厚行法師來勸我，表示可以搬到新竹福嚴精舍安住。之後，又因為我東搬西遷，印公知道後即透過侍者明聖法師約我見面，鼓勵我依止道場安住，再多多充實自己的必要性。

七十七年，我接任嘉義彌陀寺寶華佛學院院長之職務，印公也親臨普照，真是讓全體師生雀躍不已，法喜萬分。另外，我自己購置海印精舍安住後，於三年前，印公老人家已駕臨過一次；想不到，去年印公以九十八高齡之弱軀，再次駕臨我的小道場「自在講堂」，真是讓我感動得無法言語！

我所以寫出這些瑣碎事，因為我覺得：我們不僅向印公導師學習做「學問」，還應該學習印公的「為人」風範；我們不僅從其著作書本中領悟「智慧」，還應該學習領悟印公於行儀中那自然流露的「慈悲」。以上所談的種種，是我三十多年的歲月中近距離的觀察，親聆言教身行所得之感想。我個人深深覺得印公的德學與行儀，足以媲美東晉釋道安，倫列唐玄奘而無愧也。

值此印公老人百歲嵩壽之喜慶，僅以此短文感言，恭賀老人家法體康泰，久駐世間，為人間有情做導祐！

寫於蘭潭海印精舍